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華光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

都邑

灞橋賦

以水雲輝映車騎繁雜為韻

唐

杜 顏

溶溶玄灞兮經秦川之有餘
裊裊紅橋兮代造舟之厥
初飛梁默以霞起綵柱曄其
星舒九陌咸湊三條所如
連山疊翠而西轉羣樹分形
而北疎電透孤棹雷奔衆
車白日南登望長安之如綺
黃煙東睇見咸陽之為墟

杲杲初霽蕭蕭晚吹登隱者之翹車度將軍之獵騎日
既上已楔於洪源晚具遊宴咸出國門七葉衣冠憧憧
而遙度五侯車馬奕奕而騰軒鐘鼓既列絲竹亦繁秦
聲嘔哇楚舞叢雜帷帟紛其霧委羅紉靄以雷沓棹輕
舸之悠悠順清流之納納時憑倚以觀眺喜煙花之環
合爾其居人出祖連騎將分望曲渚之清路視遠天之
無雲紫沙兮皓晃綠樹兮氛氲莫不際此地而舉征袂
遙相望兮愴離羣明月生岑涼風度水聽鳬鴈之悽慘

對苔蘋之霍靡或披襟以延佇獨掩涕而無已上臨煙
碕霞石相輝過客對兮憺忘歸下近巖隈林巒隱映漁
人去兮恣誦詠獨遊子而俟時倦塵衣以嗟命

灞橋賦

以水雲暉映車
騎繁雜為韻

唐

王昌齡

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作舟車禹乃開鑿百川紆餘舟不
可以無水水不可以通輿遂各麗於所得非其安而不
居橫浮梁於極浦會有跡於通墟借如經綸淮海陶鼓
仁義藏用於密動物以智每因宜以制模則永代而取

寄伊津梁之不設信要荒之莫致思未濟於中流視安
危之如戲故可取於古今豈徒閱千乘與萬騎惟梁於
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
橫曳若長虹之未飜隘騰逐而水激忽須臾而聽繁雖
曰其繁潰而不雜懷壁拔劍披離屯合當遊役之嗷嗷
自洪波之納納客有居於東陵者接行埃之餘氛薄暮
垂釣平明去耘傍連古木遠帶清瀆昏曉一望還如陣
雲乃臨川而歎曰亡周霸秦舉目遺址前車覆軌不變

流水歎往事之誠非得茲橋之信美皇風不競佳氣常
依既東幸以清道每西臨以駐旂連袂挾轂煙填雨飛
嗟乎此橋且悅明盛徒結網於川隅視雲霞之暉映聊
倚柱以歎息敢書橋以承命

河橋賦

以山河魏
國寶為韻

唐
閻伯璵

壯三輔之雄傑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隘非斯橋
而豈他條山左臨高嶂東連於渤海晉關右抱浮梁西
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魍魎旁飛畫鷁驚入浪

之鼉鼉竹竿其維不虞於奔濤擘赫金鑠斯纜何懼於
層冰皚峨川有梁兮閼聞於揭涉王在鎬兮有格於來
訛蓋取諸益其不謂何故馬卿之歟爾斯題請觀即事
尾生之湓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
來往鵲能填兮不可以經過若斯之利用吾賓薦之士
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煙霏霏
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勢倬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
又似乎蓬萊之橫海島虛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

屈而且抱憑險作固夾咽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
之長道東西水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河山固可兼
於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華柱上征殊馬援之
標界石臺中聳若鼇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國况
天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嶇似火
龍之飲川梁勢編縣疑海鵬之點翼其拯物也有來斯
適其濟時也遐方不亟非夫蓄巨川之運迴幹地之力
則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

何極然而物有成規國有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橋之獨貴使夫期不日以獻珠連城而出魏

河橋賦

有序

唐皮日休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觀橋之利不楫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緜緜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礪石以作注終

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勲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
浸天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瀘歟而似
曝湧湍瀆而若煎漬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
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為介冑蟲化
而為蠃有桑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塏望萬里之淵且
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之人不能導而使歸海
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為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玄
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

惻然惻然咨其四岳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鯀
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於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
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
無胫過不入門以已為下以物為先既乘橈以即楫又
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於龍門裂峯峇以風響斬蘄
巖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潰修其
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挾逆流而並瀉
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舜禪克

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既安九河如箭濁不可鑒茲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帝媯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實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不足比克國之奏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於豫章造其舟也乃絙乃杠乃輿乃梁功既奪於利涉力可侔於巨防知禦黿鼉者以妖為德聚魚鼈者以怪為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劒倚天

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巨鼇之壓海浪泛不沉曙色霍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響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財豈梁之昉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道為水以賢為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頽綱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

關淫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也曰昌周之梁也曰
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為水者以洊以
强及隋之世為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
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河橋竹索賦

以誰謂河廣一
華杭之為韻

唐

張仲素

大川不測以設險浮橋架迴以通達利乎濟也或溢解
乎難也無私以虛舟而易蕩屬激箭以相推吾見其梁
木斯壞安得稱大道甚夷肇彼謀者莫知其誰於是辦

修笮曳長靡倖可久以為慮將制動而咸資且乎原始
要終授材度費徵十圍之巨收千古之貴費非難得用
之不既易危成安斯之所謂憑遠岸亘長河將好勁以
橫截或守柔以旁羅每自直以應用恒守節而居多檻
欄之勢舳舻之廣因大索以橫流俾羣材之攸仰皆恃
此以綰繫故不憂於板蕩徒謂其勁挺為質連延不一
或指遠岸以孤引或自中灘而對出苟易志而殊途亦
齊勞而共逸縱奔澌激射浮湍迅疾駭聲騰雷驚波湊

日雖前後之鼓怒終上下而駢比拔山之倫扛鼎之匹
雖則取之大壯抑亦執之或失豈不以順事安排故能
守乎元吉斯乃道濟行路功深模軌人有觀於投足物
寧憂於濡尾視絢索而久存亦何比於一葦况橋因索
而襲固索以橋而用長力雖參於索鐵繫或固於苞桑
恢益下之極致信為物之紀綱彼龜鼉虛構於溟海鳥
鵲徒架於天潢惟衆人之攸利蓋有助於連航夫物有
小而可以屬詞材有小而足以濟時索因有條而不紊

人亦直道而用之儻要津以見假願盡力以維持

鞭石成橋賦

以秦皇舊跡至今尚存為韻

唐 韋 克

石雖至大兮水亦能受以水浮石兮其功難就何異術
之得中忽成橋於海右是必窮怪力極宇宙將觀光於
暘谷亦誇功於周舊在昔嬴氏八表初吞言巡日域遂
瞰海門感召初牽以表迴山之力峻嶒斯至皆呈見血
之痕誠陰陽之不測與天地而長存當其大駕臨流羣
官列位皇威赫其斯震巨石屹以前至豈惟韞玉皆符

投水之姿不俟造舟自叶濟川之利所以驅汗漫走嶙
峴架巨壑越通津始戔戔而聚轉忽蕩蕩而惟新岳立
星馳異成名於隕宋神符鬼助若受命於強秦故得勢
壓長源影分高浪似迫官刑之急如搆凌波之壯萬靈
却走藹朝景以先驅五色爭臨杳如虹之可望碑砢初
定崢嶸不讓烏鵲未足以比倫鼉鼉故難其想尚萬變
千化杳杳茫茫將持峻極以配靈長投跡皆因於水府
推功可謝於媧皇嗟乎代異人殊山空地寂邈矣前事

依然故跡對江海之上終感逝川在陵谷之中徒為怪
石則知帝王之道貴乎居深日月之異難可窺臨馳騁
固傷於至德亂神終歎於非今

萬里橋賦

以殊鄉絕邑行
役路偏為韻

唐
陸肱

萬里兮蜀郡隨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
曾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
思遠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期觀理水之
要若啓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為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

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縣縣今
來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岸欲經度於
巴川目斷波中過巫峰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
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仙禽
而對立俄驚迴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
秋灘正急眇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
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丹雘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
車而既易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岸

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為駐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
復有逆旅傷情臨邛遠行壯宏製以靈龜壓洪流而砥
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驚
沲迤歸遙飄流恨結之子去兮揚桂棹長卿還兮建龍
節既風月以相間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
之往來不可以攜手而相別

題橋賦

以望在雲霄居
然有異為韻

唐李遠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兮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

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鶯將欲誇其名姓非乘
駟馬誓不還於里閭原夫別騎留連鄉心顧望銅梁杳
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長虹
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
壯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
成文渥澤尚遙滴瀝空瞻於垂露翻飛未及離披且觀
其崩雲意以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既許其獨出富
貴應知其自有潛生肝蠶之心暗契縱橫之手於是名

垂要路價重仙橋離離迴出一一高標參差鳥跡之文
旁臨綵檻踴躍鵬搏之勢下視丹霄既而玉壘經過金
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西南之使乘軺電逝於遐
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故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
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昔時之字想夫危梁辭剝
漬墨蟲穿長含氣象久滯風煙幾遭凡目之見嗤徒云
率爾終俟瓌姿之後至覺始昭然所謂題記數行寂寥
千載何搦管而無感如合符而終在警後進而慕前賢

亦丁寧而有待

日中為市賦

以日中而市易志所明為韻

唐

闕名

曜靈正中交易必萃諒農皇之善制著噬嗑之明志蓋
取諸酌中以畫一用取夫定準於列四遂得販繒之子
候當午以員來抱布之徒恐移躔以忽至於是旗亭滅
影賈旅協時睹稠人之並湊測端景以交期雜錯相酬
而豈畏日之將夕貿遷以退寧憂其寔信遠而是前王
之所則實後代之攸資當夫相高以夸美言為市競駕

肩以求進爭掉舌而明旨貨聚於未映之標州處於逾
已之紀咸寸陰而時惜望兼贏以畫履衆寶麇至族蟻
同風當大明之方盛求善價以不窮葵藿未傾而靡僭
其候有無交鬻而允執厥中物各以時貨遷乃日瞻陽
烏之未盱索青蚨以競出質劑由是與行權賡於焉積
實則知日以中為政市以利為名不求端以取表奚立
法而作程俾居物致富之流心之有待方不盈不縮之
際時即可明景既惟恒人得其叙何遠珍之不至曷近

利之為阻賈用不售者當此之歸求之不得者於焉獲
所此乃時不差利同射亘五都之所共歷百王而不易
是以知日中為市之義豈空書於往籍

朝鮮賦

有序

明
董越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月
餘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
輒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然得此遺彼者尚多竣事道
遼息肩公署者凡七日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

英所紀凡無關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底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數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賦曰

瞻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暎天池殆其南戶鞞鞬為其北門八道星分京畿獨尊翼以忠清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為聲教曰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

辟蠹雕蟲宦達則搏鵬變豹農勤稼穡技習工巧官多
倣古俸則給田刑不以宮盜乃荷校貿遷一以粟布隨
居積以為贏用使盡禁金銀雖錙銖而亦較田賦以結
代畝牛耕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士養以類定員身寄
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民受
一廛禾麻則皆穿窖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
女皆錫燕以覃其恩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
成其孝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擲以濟乎貧窮鄉飲嚴

揚解之文秩豆籩以戒其喧鬧婚媾謹乎媒妁子出再
醮者雖多學亦不得齒於士流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
班者或匪夷則皆不為之禮貌至若家不許藏博具祭
則皆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祖考此皆自箕
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視中國為之則倣也凡為城郭皆
枕高山間出岡麓亦視灣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雄堞小
者亦雄屹屹之豹關蓋自義順而歷宣川其間雖有龍
虎熊骨之嶺屹惟郭山更凌乎霄漢又自新安而渡大

定其山雖有天馬鳳頭之集業而安州又倚乎潺湲郡
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不於原野樓肅寧而館安定地乃
稍就寬閒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
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維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
疊嶂也自餘諸州壤多燥赤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
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澮溝塗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
廡厥木乃喬葉有鳴蜩草有秀萋錦繡峰遠接龍山之
兀兀浮碧樓下瞰沮水之滔滔麒麟磨尚餘乎石窟駝羊

半棄於山腰殿餘故址松偃危橋慨往事之莫留如見
覲之聿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旁軟
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鞢履底尖而方候則鞠躬進則
趨蹌東有箕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
君為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為其繼世傳緒也墓在兔
山維城乾隅有兩翁仲如唐巾裾點以爛斑之苔蘚如
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馱以昂首
之龜趺為圓亭以設拜位累亂石以為庭除此則其報

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意亦疏也大同既渡山漸崔嵬
生陽載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塚之累累望
波濤於海上識洪量之恢恢成佛雄關棄石磊磊北接
慈悲南臨渤澥在前元則畫此為界至國朝乃示以無
外也延津劒水鳳山龍泉環翠輦飛蔥秀雲連寶山瑞
騰金巖溜穿聖居松嶽天魔朴淵開城戾止留都在焉
有威鳳遺基棄乎北麓有蟠龍舊隴出乎東阡塾神物
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閭閻萬井禾稼百廛官署亦限

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芹浮香於泮水芸
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
州之可擬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
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
統此者易三四姓及旦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臨
津濟渡坡州爰止遙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乃躡
弘濟是為王京屹立東鄙奠以三角之嵯峨蔭以萬松
之蒼翠北聯千仞勢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止可容

一騎山圍郭外矯然翔鳳之覽輝沙積松根皜乎積雪
之初霽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一以憇周
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文軌詔至也王則袞冕郊迎
臣則簪裾鵠侍巷陌盡為耄倪所擁塞樓臺盡為文繡
所衣被樂聲也若緩以嘽簾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
日之煙霧桃李艷東風之羅綺駢闐動車馬之音曼衍
出魚龍之戲鰲戴山擁蓬瀛海日猿抱子飲巫山峽水
翻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沿百索

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趨驚見跳梁山鬼飾獅象盡蒙解
駁之馬皮舞鵷鸞更簇參差之雉尾蓋自黃海西京兩
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太平有館鐘鼓
有樓侂侂國中言言道周以燕以息以遨以遊卧榻則
環以八面幃屏疎簾則加以半捲香鈎雞鳴則候問安
之使騎出則明夾道之騶有緝禦以給使令有楮墨以
供倡酬蓋敬主必及乎使而為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
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其覆皆甌門三重則設杯螺之

焜耀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蔥堂祀嚴七級之等差綺
疏準八牕之玲瓏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構乎離宮大抵
皆不擇乎平曠以為基而惟視氣勢以為雄也詔至殿
庭王則偃樓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縣於階墀列障
幕於庭宇仗齊一於干鹵樂作止於祝敵齊三聲於虎
拜嵩呼率兩班於鳳儀獸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
亦在所取闕庭既撤賜物亦予乃叙東西乃分賓主方
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傳語謂藩垣實小國之所宜而

渙汗辱洪恩之覃溥罄涓涖而莫報雖隕越其何補惟
日歌天保之周詩冀遙祝日升之皇祐載詠隰桑之喜
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
乎當宁也邪門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坐分則加以襲
彼章數則蚪並偃而戢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食
器也間用金銀銅瓷品物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
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羅蜜餌數至五重潔盤堆大
可尺圍每器皆範銀銅為闌干而綴以綠珠之絡索其

上皆翦羅綺為花葉而舞以綵鳳之襪襪豆籩取美觀
瞻則以前大後小為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
為差間有羞以糝食雜醢醢以醬醢酒則醢釀以秬雖
從事之出青州者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曄而督郵
之出平原者遠不敢望其藩籬案排一字中覆以綃左
右翼三皆陳餼牢近坐一筵侯即席王乃自舉充盤諸
餼遇當割臣必親操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
三實膾續獻則先同姓封君次乃以及政府六曹湯一

進必以五椀為數器累疊不以盈尺為高几案不容則
徹於蹈藉之席腥膻既飲乃進以澗沚之毛從官皆鵠
侍於中外閹譯則俯伏於周遭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
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比予竣事東
歸適車言邁王則先出慕華列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
厭禮益勤劬而匪懈荷脩爵之無算辱善言之至再至
誦軻書之重內繆許予黨為皆能及引晏子之贈言自
慊其才之不逮意蓋將贈予以詩句惜不為予黨所解

也乃若山川道里決月所經風物人情五日所得雖不
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涯前後殿堂左右庭
階官有大小司成徒有上下寄齋西京所不能儼開城
所不能偕則在乎祭不像設以瀆亂徒有進造為朋儕
也畿內之景漢江為勝樓高礙雲水碧浮鏡渡有楊花
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為一國之襟領最高亭俯瞰
長千百濟國接聯舊境予嘗為之放舟倚馬為一日之
遊彼亦自慶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

直無曲截然簷阿歸然華屋百家則出高牆以隔風火
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炎燠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
不得異制其內乃獲由已而結構惟其所欲也官府之
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飭廉隅樓翼欄楯梁冒侏儒
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
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所見而直書也貧
壁編篠索綯以完其上則覆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
有荆棘反出簷端者有棟宇僅如困盤者此比鳳凰雖

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鶴鷄亦可託一枝之安也富則陶
瓦皆甍而廡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墍皆
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容反低下於中間門則皆循東
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地則皆畏下
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趺坐則皆藉以茅菅所不可曉者
家不養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芻牧絕不見羊
羶鮮食則蹄筌山海蔬茹則采掇江灣有至老村民而
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即夢踏菜園者與夫貧

則皆葬山椒貴乃卜宅郊原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
深考細論也人露總環以分貴賤童留胎髮不間後先
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卽然者揆
其留固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戴弁皆前也民戴草
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驢輿阜則穿四葉青衫
頂加插羽傭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諠譁則銜
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屨制以及雖泥行亦所不
恤襪縛以袴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麤

裳則離披而襞積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曝
尊有命則且蹲且進有若鳬趨人必三八乃舉一輿行
不一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
手舉扶也女鬢掩耳不見佩璫首戴白圈直壓眉眶富
貴者而乃蔽以黑繒貧賤者脰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
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止許約馬超驤韞履布韋足
皆縱而不束衣襦布帛袖則闊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
下裳則皆垂堂卑見尊亦以蹲踞為禮賤有事則以首

戴為常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匡者有戴斛米而步亦趨
蹌者此則自所見而畧陳其未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
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孀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知
已更張豈亦以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
歟禽多雉鳩雀鸚獸多麋鹿麀麇錯則昆布海衣蝸房
車螯魚則錦紋鮎項重脣八稍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攬
鸛雀在庭院多見有巢似蛤決明味獨甘於海錯如拳
紫蕨美獨勝於山肴至若異產川陸分馥蘭皋則有筆

管酸漿紫芹白蒿水蓼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參
之饀皆可為殖皆以薦醪果則梨栗棗柿榛松杏桃柑
橘梅李石榴葡萄皮則虎豹麝鹿狐貉獬豸取以為文
茵重裘矢服弓橐花則薔薇躑躅芍藥牡丹酴醾丁香
雀眉山礬二月方中櫻桃盡放季春未晦郁李皆殘草
多薈蔚蒙茸樹多輪囷屈蟠亦有老松其堅如柏人取
為明脂亦不滴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
食小者盡以駕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石此則

其種類不同而為用亦各有適也五金莫究所產最多者銅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五味則醯醬為多五聲則音韻莫通為志所稱者狼尾之筆為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而以繭認者以其搗練之工布之精以細密如縠紙所貴在捲束如筒傳油則可禦雨連幅則可障風乃若所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昔果下之馬亦無三尺惟有五葉之蓀滿花之席歲貢闕庭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

其蒙晉接之駢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
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浹月經行詎得
其真矧予以韞線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纖鱗乃能運
筆端之造化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敢厚誣於見聞或庶
幾不愧於諮詢

交南賦

有序

明
湛若水

予奉命往封安南國王調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
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觀民物風俗黠陋無足異者

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之於常作交南賦

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隆而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又
垓北而無垠爰上下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由四漸
而四荒兮極泱莽乎禽獸草木而為鄰維中氣以風之
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分哲王以之疆
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而以五森
內夏而外夷兮析要荒以為度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

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宵乎皇
后君之攸治兮曰火仙而徵龍燭九陰於赤水兮覲馮
夷之幽宮昔陶唐之咨命兮義叔南宅乎交趾庸均秩
乎南訛兮亦暨時之與事季德涼而莫遐兮荒忽以之
自異維彼交之叢爾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陀之七
郡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
南迤邐兮占不勞西聯屬兮滇溟之尾派諸葛之渡瀘
兮州炎劉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後兮恢都護之府治昔

炎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孽乎中葉兮蕙以
用惑夫馬援屹銅柱之磷磷兮厭攬槍乎南天彼高氏
之定交兮建石塔之巋然胡律萃乎橋市兮立富良之
江埏彼爾黠曰炎均兮冒耳聃之仍雲維公蘊之肇緒
兮紹八葉以斯君京用篡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和
叔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
擾而亂德北正黎之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顓頊彼
三苗以效尤兮陶唐亦復乎貞則皇混一以為家兮亘

地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
之包匭分則九載而三奏厥易世而來王兮叩天王而
庭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綬韞凌波以赤舄
兮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於雲亭兮將天語於揚對
帝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學詩謬曰予之顓
蒙兮之四方其以宜班麟服其晔晔兮疇予珮之陸離
帶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申
篤敬而行之悵世途兮曲蘖又脩阻兮嶮巖羌跋躑兮

淮泗迺笑歌兮江湄望南極於嶺嶠兮馮炎颺而長歎
徘徊蒼梧之墟兮揖重華而聯翩西遙睇乎桂湘兮見
二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與兮憩舒笑乎籌邊歲月經
於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
興於五絃攀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跹始問道兮
諒山孰鳳眼兮七源晞晴曛於坡壘兮濯北蛾之清湍
朝曦發乎不博兮度卜鄰而僕山步飛空於風磴兮遐
縹緲乎雲巔懸巖崖兮淵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入兮

厚土又上登兮高天鬱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繚
暮虎豹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丕禮而昌河兮渡
市橋而吕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遥遥以斯迎兮渡富
良兮洄灣曰余中華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遊帝
之玄圃兮閒逍遙乎閭風初離郡之豫章兮嘉厥名曰
清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高嶺
邇安期兮左鄰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帝
歌之皇華兮兼咨諏乎炎德汎淫遊乎方外兮觀泱泱

之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東掇火輪躔乎娥
訾兮魄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王舟兮亦黝黃而丹堊
紛龍舟其後先兮沓蛟人而裸涉舳百撓以象刀兮扶
黑櫓而刃白夫惟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肆迎
拜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修門其大興兮見廣文
之顏扁臨炎官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
節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於朝元兮肅敬天之北
面儼百辟以皇皇兮奔重侯之款款陳黃幄兮月殿時

六龍兮臨下虹橋渡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天書
乎洪音兮伏羣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太簇兮洪鐘寂而
不作置鳴鳳之嶰管兮擊靈鼉之高鼓應河鼓之磅礴
兮屢天吳之蹈舞夜叉奮其怒臂兮裸豎挺而前杜開
廣宴於勤政兮崇余東之席端珍羞蟲鰕兮太牢別陳
椰蓆數重兮下地登土偶兮簇盤粃粃雜俎兮遠苾芬
嗚呼廣樂兮蔑棄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干羽登庸瓦
缶兮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累杯

盤之狼籍兮瓜亦先期以為獻奏夷樂於殿上兮鼓譟
雜進而零亂列雄虺以為陣兮又沐猴而加冠曰而重
黎其苗裔兮實乃祖之司農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
髮而脫屣也數余闖其度關兮實孟取之中適嗟陽候
之迴絕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鷺亦以
之藏色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炙盼仙果以舒
懷兮丹實纍其枝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
途悉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

交大指而跣跣見梟揚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徂肅龍
節兮啓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太一使風伯兮為
之御蹇雲霓以為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驂
兮繫右騂乎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乘燭龍而先後掣
日旌之輝煌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
軺之鏘鏘飄風裊裊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右余參
之以蓐收兮左攜拉乎勾芒厭旄頭以無光兮曳鷄尾
之闐闐擊木星以節行兮披鶴氅而荷戈兵銜枚以無

言兮挾天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衆呀
設丹幄於羣館兮雲帟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
五綵之流蘇坐沉香兮氤氲列絳帷兮纚纚或高歌以
擊壺兮滌陶硯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
重侯珮玉兮進羞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餐席
地兮趺居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被髮而
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鞞韞兮縹緲
乘風雲兮步虛眇有娥之嫺女兮覲蒙山之都姝羌雪

白而漆黑兮亦蛾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黻兮又罔裳
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跣雙足而泥塗資珍髧以弗
售兮齒黝黝而牙聲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
逢鮑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邁觀民居之鳥翼兮恒
居高而簷低方薨瓦而銳下兮槩厥形如短圭爰乘葺
而平敷兮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
類而象諸鳥翼堂而里置兮日中市於墟落環四面以
施榻兮中市官而均權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

與駘曰國君之稱富也又曷數以為對兵裸以靡甲兮
亦焉用夫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
生之纍纍兮亦既繁而未萎藉若人之福威兮不再世
而貽殆炎均貺予以菲芷兮又蕙蘭之旖旎余辭以帝
之紉襟兮有縣圃之芳靄又重余以椒苓兮曰余襟之
難改余受閭風之繽紛兮兼月殿之茵桂慨有職乎咨
詢兮雖草木鳥獸而莫予讀或申申而問俗兮恐邦人
之予紿招朱鳥兮七宿分南野而司天乃靈哲夫天飛

兮盍於余而具陳鳥恍惚而夕降兮曰余不習乎世言
交三趾而作篆兮庶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迴風
氣兮不同俯南極兮地下仰南斗兮天中規燬度兮鷄
尾天地罔肅兮涼風爰又戾兮玄枵澤不腹堅兮溶融
馮碧雞兮右掖接鳥衣兮鄰邦服余華蟲兮乘駕鸞跨
鴻鵠兮鳴天雞振鷺吾其潔修兮海鷗嗒乎忘機疾黃
鳥之讒巧兮鳩癡黠而攘棲雉胡臻化蜃而呈樓兮鱗
聲霹靂而震怒鸚鵡慧而訴寒兮翡翠胡喪質於奇羽

彼紛紛乎斗筭兮亦焉足以多數奮九萬於漠漠兮鵬
鵬翼其垂天紛有鳥而九頭兮雀蛤胡感而化遷鵲鳩
鳴而草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憎乎冰泮兮布穀啼
於冬月曰邈邈乎皇穹之冥玄也昭昭乎博厚邇而不
可原也揖祝融之冥冥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總總其淵
陸兮盍悉余之昌言也曰維揚之末裔兮土亦殊乎塗
泥貢竒南以沉水兮又南金之與纖綈橘柚包而莫致
兮丹荔遠而見遺繫鑄山兮為金又煮海兮以為鹽波

羅特乎彼岸兮安息以液而自殲
稀具矢而捷射兮獸帶甲而穿山
麝藉香以為崇兮猩猩機疎乎能言
採余驪龍之領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
珮明月乎南海兮拂若木於明都
獸為舞而銜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鼇
射工巧而俟影兮巴蛇吞象而吐哺
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犀胡靈兮
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
乎遠郊有儵忽兮玄蚪負黃熊兮出
遊眺西皇之青鳥兮見王喬之雙鳬
恍海若兮夜出水妃偕兮朋遨胡馮
夷兮

娶婦諒佳期兮好迷何海上之居人兮頭宵飛而海食
晨則返而完歸兮又追隨於往夕歌曰二神僞說誕慌
惚兮惜乎余狐疑助莫決兮騎彼箕尾揖傳說兮天路
漫漫何脩越兮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為神於日馭曰南
訛以平秩兮就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庶決吾
之猶豫曰物之生顧玄趾基一體齊氣孰首飛之斷永
不續孰能彌之補天有石誰能治之鼈足立極孰睹裁
之象能埋牙誰親掘之無爪無角誰與挿之馮夷娶婦

匪形安協水仙有宮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
搖而起擊水三千孰其仞之有鳥九頭孰啄食之惟天
一本誰參析之虺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
極日月曜靈風動雷折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九流
荒唐莫測爰有典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因鳥獸孳革過
此則非吾之所識於時日車就駕引輓義和朱明離離
扶桑參差炎均擊鼓且笑且歌乃臨橋梁送余於河恍
乎忽忽若夢南柯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蠓蜒糾

隔離中州兮常而不常怪詭幽兮不常而常三光周兮
聖人耀德文明流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忠兮為
軸又揆信兮以為路乘余敬兮於堪輿廓自得而容與
兮余因以從容乎周道觀八極之無窮兮浮遊馳騁乎
宇宙而上下聊反觀而知天兮迢迢遙於閉戶迺旋氛
旄之班班兮攬霓旌之翕翕掣搖搖之雲旌兮叫帝閭
乎閭闔入鈞天兮紫微聞廣樂兮九合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

治道

闢四門賦

以來遠人致
多士為韻

唐王起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闢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遵朝
聘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間於君臣所以表王
道之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闢四門也廣天視廓天
意總衆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淹滯拔秀異

或玄纁而菊採或弓旌而遠致觀乎天步有四達之清
夷仰彼帝閭無九重之奧祕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
彼前代之有四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恢水陸之珍是湊
丘園之士莫來雖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闕
而同夫不開令我后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
草偃闔闕所湊表聖心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
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多鴻鸞接翼而畢萃驥駉齊
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

始聖祖之祉致穆穆於四門獲濟濟之多士關鍵不用
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者無外之美至矣哉
舜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垂衣治天下賦

以聖理無為道
光前古為韻

唐闕名

天睦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為至德彰不言為大令當
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八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系祖
宗而作聖治契無外人羞有為戴北極以定位比南山
而不移皇皇馬儼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卑

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用天地成功而不知與
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寶儲精而雲
縠冠蓋恭已而耀生黼藻故能追軒皇躋陶唐文物周
衛邦家有光颯祥雲乎五彩蟠瑞氣於六章豈徒具飾
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圓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委裘者
聖之旨蓋與神合寧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
一家之大無煩車馬以巡遊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疆
理所尚者形神不拘清淨為徒體安以一襲道洽於三

無俟時不在於顛倒致美何傷乎曳婁於時天淨泰階
城開外戶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閭
而守封縫掖者坐帷而論古續未周而如挾袞有闕而
咸補德既昌焉不亦宜然莫出豈勞於問厯山呼無待
於卜年凝旒而惠澤潛布斂衽而皇風靡前與三五爭
步驟微臣亦迷其後先

盛德日新賦

以修乃無己堯
舜何遠為韻

唐王 棨

皇德彌盛宸心未休雖昭昭而光啓猶日日以勤修常

懷姑務之情漸弘帝道轉見增光之美益闡王猷豈非
潛契無為思齊不宰誠蕩蕩之可及故汲汲而罔怠所
以宅八極家四海實憲文之道長信鑒武之功倍惕如
御朽化行克協於明哉憂若納隍令出必資乎慎乃是
故將致丕洽克勤誕敷亭育翦覃於九有英明上合於
三無每儼形容建前王之標表未嘗晷刻廢哲后之規
模懷德兮如斯好生兮何已承昌運兮咸稱鼎盛在聖
躬兮寧惟玉比旋立後圖亟更前軌蓋垂法於列辟非

取規於君子由是祚既超漢仁惟纂堯式乎已及於千
品克懋匪由乎一朝振三代之風咸知允叶紹百王之
業是謂光昭自可國肥詎徒身潤焦思無慙於夏禹殫
行遠符於虞舜遂使卿雲瑞露皆感之以呈祥鑿齒雕
題具懷之而納賁况乎混文軌倒干戈惟馨之義斯在
既飽之人若何播以樂章八音而盡善盡美導乎邦政
萬物而無偏無頗大矣哉垂拱端居風行草偃全臻教
化之要漸積邦家之本臣知合天地而日新又新豈致

君之云遠

君臣同德賦

唐 闕名

曰若稽古巨唐累聖重光盛烈貫於千古英聲超於百
王爾乃羣瑞呈祥衆靈叶慶神降休祉天垂寶命鳳錄
於是薦臻龜書以之疊映萬姓忻東戶之日一人奏南
風之詠至矣哉媿無德而稱焉臣聞非常之主必有非
常之臣是以元凱升而唐德茂稷禹用而虞化溥武丁
夢徵兮求版築之士文王卜兆兮得垂釣之賓豈真星

精之誕方朔維嶽之降甫申故能殷周歎其多士皇漢
歌其得人亦有九合稱齊三分號蜀猶傳善政尚留芳
躅方鴻翼以濟時比魚水而敦俗誠小國之邊鄙亦順
時而自足豈若我聖明之有天下也總六合以為家籠
八荒而建國既垂拱而敷化諒偃兵而興德為百代之
規模立萬邦之軌則於是大君端冕而多暇羣臣奉職
而有方巍巍蕩蕩濟濟鏘鏘咸有一德視人如傷夔龍
在位鵷鷺成行君臣同德而均美聖母臨人而永昌豈

徒超五臣而逾十亂固將六五帝而四三皇小臣微淺
才智疎越濫吹紫庭獻賦絳闕敢同輿頌竊為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盛德至矣大業廣矣我一人兮化無
窮臨萬國兮道既融同心同德君聖臣忠子子孫孫永
代克隆

人文化天下賦

以觀彼人文以
化天下為韻

唐黃滔

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
於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之於物乃知厥

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為文在天而苟
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視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
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茲而教人且文也肇自河龜見
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為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
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苟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
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於孔氏
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于戚俎豆
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氤氲布彼寰瀛風行而草

偃被於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鏘作咸韶散為風雅調
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
九州四海皆瞻黼黻於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銳於筆
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
擅豈恃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
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其充萬國以咸歡者也夫如是
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
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人文化成天下賦

以煥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韻

宋田錫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勳躋域中於皇極化天下
以人文時屬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於
典墳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開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
朝堂多暇道人述職方下采於詩聲真宰經邦亦恥言
於強霸美哉文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
流行於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袞裳禮之文也始
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達節以相宣故堯

舜化民以仁禹湯躋俗以義致玄德以昭著見皇風之
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
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遵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
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
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
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
之教也致流俗之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
乃文之於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

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
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
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猗歟煥乎令我后
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
靈臺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
於雙闕之下

聖德合天地賦

以聖德昭彰合
於天地為韻

宋田錫

聖德昭宣巍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於

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
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
庶政文明取象園穹垂昭哲之文恭默無為方輿順發
生之令閱史官之圖錄披夫子之文章堯舜禪讓謂之
帝義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夏禹則首隆王
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乎思普黎元澤均
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遊亦猶高無不
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

道福謙也所以用人於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
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闕於
戶牖謨猷靜謐亦下采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
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昭合濡之惠澤若吐自於
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閭闔故得保興隆於帝國常
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八律地不愛其實
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
報本不亦宜乎令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

卷四十一
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蕩蕩
巍巍乾坤而合德

聖人大寶曰位賦

宋 范仲淹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
至仁保於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
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
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啟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
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於以見大人之造於以見王化

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為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為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慙

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
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
苟連想善鄰而是比皇圖斯啟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
契嗣文垂衣有位竝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
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主善為師賦

以能主其
善為韻

宋文彥博

德由善立學以師興苟見善而可采則為師而足稱抱
義戴仁既崇乎顯顯令德握衣函丈尤務乎拳拳服膺

故克己而復禮在推賢而讓能者也稽古典之立言見
先賢之遺矩謂道也有益於攸往謂學也無常於所主
遵乎主善則非禮而勿言務彼求師乃惟德而是輔由
是尊賢勿怠服義忘疲苟積慶之美者在修業以宜其
順彼如流必展趨隅之禮崇諸若水須陳擁篲之儀令
譽爰彰嘉猷遂闡蓋千里之所應故五常之是顯片言
可法我則捨短以從長一行堪宗我則遏惡而揚善則
知人非善而不主善非師而靡成故君子就義以如渴

聖人聞善而若驚翼翼彌恭允盡持謙之志孜孜罔倦
爰傾景行之誠所以見賢思齊聞義能徙豈宜乎以貴
而格物必在乎去此而取彼雖周公之聖下白屋以成
能縱夏禹之尊拜昌言而擅美是故德無常主學無常
師所謂乎見而遷也誠宜乎擇以從之近取斯文同以
賢而為寶苟探厥喻類立德以成基異哉嘉善之言足
稱容衆之文可考實遠邇之咸仰亦邦家之所寶夫然
則上自君而下達民何莫由於斯道

能自得師者王賦

以能得師者王道成矣為韻

宋文彥博

王者求賢側席聞善服膺克隆於大寶曰位用臻乎庶
績其凝得士者昌懋顯日新之德好問則裕弼成天縱
之能豈不以訪道者非師而弗克治國者非王而不得
苟能擇賢師而訪道是以為聖王而治國勿謂乎介在
人上我則接下而思恭勿謂乎富有域中我則尊道而
貴德所以保傳是重模範攸資克永持盈之業彌隆卜
世之基周道方融呂尚處三公之首漢業將盛子房為

萬乘之師樂育賢材苟求儒雅咨詢而學在中矣體貌而禮無違者誠由勤以行之用致勃焉興也心惟主善既光闡於鴻猷道在經邦遂尊臨於函夏若夫雲師紀運天統興王無為之德斯盛可大之功已彰問道猶深於虞輦拜言尚極於齋莊行之非艱既美乎后從則聖繼者為善是宜乎邦乃其昌永孚於休必由斯道師事之禮無忒衆正之言可考固異夫五帝之佐德弗及以非功三皇之臣志同憂而可保曷若我博采俊彥周爰

老成始挹衣而翼翼終負展以明明前有疑而後有承
嘉謀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教方行偉乎稽仲虺作
誥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徒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
於天理蓋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聖人無名賦

宋 王禹偁

聖人執大象體乾元雖有教以及下故無名於自尊仰
之彌高強配乃神之號為而不有奚矜惟睿之言原夫
先天之謂道體道之謂聖所以居域中之大所以為天

下之正惟澹惟默固抱璞以含章不識不知豈命氏而
考姓所謂上德不德無為不為其作也萬物斯覩其用
也百姓弗知難審之於耳目徒象之於布夷亦猶微妙
者神焉蓋強而名矣蒼黃者天也但據遠視之徒觀其
妙有羣生躬臨大寶寧鑽燧以啟祚豈巢居而建號聰
明盡黜罔求濬哲之褒迹用勿彰但守虛無之道得非
喪天下於華胥得寰中於道樞虵身牛首兮非吾之耦
雲官烏紀兮莫我為徒孰躋王而黜霸孰追堯而禪虞

其或稽之以帝錄皇圖則視之若無求之以溫恭允塞
則名之莫得其何必位栗陸氏以居尊據軒轅氏而啟
國者哉所謂莫之與京無得而稱探至順以為用曷常
名而足徵尼父復生欲憲章而何取子長雖在思紀列
以無能令我后尚黃老以君臨闡清淨而化下仰徽號
於睿聖扇玄風於華夏有以見聖無名兮神無功信大
人之造也

王者無外賦

宋 范仲淹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
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喻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
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闢
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開宵旰之憂九夷八蠻
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
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惟行寧分乎遠
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
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

謂乎限壘隔夷四海為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
不試四國是訛於以見上下交泰於以見遠近咸和九
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届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
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
天為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
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
一人不遺五霸不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
於四夷令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

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宋 范仲淹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為式而庶彙有
倫秉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
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
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
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無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
敷於以見清淨而不擾於以見易簡而不喻遵黃帝之

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無矣無聲是
則是做包自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
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
本武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
衍攸虛為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
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沖寂之猷遠也
曷若我靜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
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

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
令理敦執契自為億兆之規今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
王之德化育而時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
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宋 范仲淹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
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
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

近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歷象一則舉稷
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
惻隱之情効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
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多暇茅茨何耻方不
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
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曷三
月而違也朝綱厯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

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內仁為表於天下諮詢
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美夫五帝
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於以見昭德於大
思於以見播美於溫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
行下效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稽
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體仁足以長人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羣法

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之君
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啟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
道生之善也莫若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
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
力行乎仁侔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敷惠愛以為
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
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體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
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

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享
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
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
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為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
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
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侔乾道之
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為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
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

不素奉仁道而不棄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尊而是仰

佚道使民賦

宋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教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始也井天下之田比居民之域乃辟疆里乃營務穡寒則思為之衣飢則顧為之食法既歸厚利茲各得益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力春使之作

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明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恤役之所以奉其已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幽俗之深壤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於塾俾爾宵索其絢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斂以為之騷曾勦作之敢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

使從利衆者久益慕及充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
故汝業既畢汝居既固為之一日之蜡怠心已忘優爾
三時之農收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
之各得顧閒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
相廉遜老而不負戴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
者其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
送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政不忍欺賊

以愛養人
為本為韻

唐
蔣防

政之至也物全其真德之至也信洽於人不矜不能彼則先之於戒令無偏無黨我則獨寄於真淳諒保政以自睦乃去邪而得仁不然曷以姦歸曲直從伸風俗優游而嚮化草木條暢而和春者哉觀夫穆穆時和溫溫廣德漸之以忠信紀之以刑賞奉聖日之貞明助南風之長養於以任人而任德豈惟舉直而錯枉戴星從事我且亦務其勛勞鳴琴在堂我又不違其偃仰是知循名法者非鴻淳之盛代施慘烈者異冬日之可愛苟和

順以積中故信誠而發內人知我所奚憂陰易之爭政
致平康誰假韋弦之佩事無事為無為清淨而時惟昭
泰簡易而人不驅馳物無欺兮龔倫式序政有經兮百
度咸宜布和為風而偃草降德為澤而濡枝匪寬猛以
取濟匪恩威而自施一德苟流齊是非於衆庶三無合
則混情性於高卑豈不以酌元和叶誠悃遷善者斯焉
而取斯懷慝者損之而又損君子謂是政也為邦家之
大本

君以民為體賦

宋 范仲淹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惰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

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又有罪
諒責已之情深慶澤無私訝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
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
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
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為比一則強名於老氏
一則見譏於孟子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
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
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

肱必臻脩兆人之紀綱何如脩已觀萬民之風俗豈異
觀身令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啟每視民而如子復使
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為家齊萬物於一體

君者以百姓為天賦

宋王禹偁

勿謂乎天之上能覆於人勿謂乎人之在下不覆於
君政或施焉乃拂違於民意民斯叛矣同謫見於天文
在乎觀百姓之勞逸豈止仰一氣之綱緼而已哉徒觀
乎浩浩玄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狀何在倚杵之形莫有

苟知乎御之以道亦類乎戴之而走悠也久也固無杞
國之憂養之育之宛其媯皇之手取彼穹昊方茲兆民
匪在蒼蒼之色勿輕蠢蠢之人雖令不從反時之焚是
比撫我則后無親之義斯陳可仰兮匪獨高明可畏兮
亦惟黎庶每慮其一夫不獲竊比於六龍以御驗惡紂
以歸周似厭秦而授楚是知察彼哀樂同茲慘舒但人
心之悅矣任天道之何如教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際示
之淳朴疑歸混沌之初想夫君既柔懷民同剛克如寅

畏兮則可苟暴殄而安得與人歌頌乃大舜之升聞自
我聰明信惟堯之是則大矣哉善化民者以天為則善
知天者以民為先若天人之理洞達則帝王之道敷宣
寧資禪竈之言斯為妄矣自取夷吾之說不亦明焉今
我后子育兆民砥平九野上惟奉於穹昊下每矜於鰥
寡自然以百姓為天萬方歸也

用天下心為心賦

宋 范仲淹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為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

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
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數至治於四海遂羣生
於九土以為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
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
必為之去有災害必為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
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誰當彼懼煩
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
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洽於民庶仁聲播於雅

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
豈不以虛己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
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
於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
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賸老氏之旨無欲
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而於天下
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智也深不以己欲為欲而以衆心
為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

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已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位一天下之動賦

宋黃庭堅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宗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茲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靜治衆由乎寡

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幘任重器以至隆莫或傾者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懿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卑況茲蠢動

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
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
用能大一統於絲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
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
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
四方遠近之情定之於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
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
殊不知歷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為御衆

之資非悅乎貴勢之獨尊所大乎凡民之一總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惟則定國賦

有序

宋陳普

則者大小事物之理各有常度定法一毫不可過不及皆天命之當然人心之同得古今天下之公道百王賢聖之共守而不敢有所損益是即中庸之時中堯舜之所謂執中與大學之至善是也仲虺之誥制心制事之

禮義箕子告武王之洪範皇極皆此物也君天下者惟於事事物物各守其不可踰越之定則則一正而國定矣自飲食起居車服宮闈品數限節以至於朝廷軍國天下政刑不以大小各有一定之本分常理所謂則也國者一天下宗廟社稷定者不獨朝廷正天下宗廟社稷亦永固而不搖矣蓋事事皆守其則則無一事之不善而人心天命皆歸之矣惟者獨也言其他皆不可以定國惟此為能定國也秦公孫枝之言亦古學相傳之

未泯者也

國有與立事無妄為惟其則之正也主於中而定之但
循有典之常不由他道則是安邦定國之深計益壯鴻
基蓋嘗聞之道外無保邦制治之謀上聖有止善執中
之力一循天命之至正永固皇圖之翼翼謂之則者皆
常度之與常經惟此理焉有定力故能定國事惟可法
德常罔愆動得義方之正靜皆體道之全侵伐類禡隨
其地以順帝上下進退不以人而用天日用事物無所

貳也天下國家定於一焉皦日之中止水之平不參以
欲磐石之安泰山之固於萬斯年蓋以威儀無忒所以
矩範臣民紀綱不亂所以維持社稷億載正統萬民壽
域能靜而安無作亂以僨事亦孔之固同受天而徧德
一事各有一中定國莫踰定則禮制有常心君有主循
物無違帝命不改人心不搖配天罔極大抵天命人心
觀為政之善惡物則事理在用功於執持爵五土三本
常大而末常小井九家八俗自恬而風自熙但守至正

大中之矩卽為久安長治之規君無過舉神喜人悅政有常行民安物宜純乎一敬則自定蔽以一言而曰惟放之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質諸鬼神天地不悖無疑何者古人制禮作樂等殺貴賤尊卑立極建中斟酌淺深多寡萬事萬物必盡美而盡善一舉一動亦有操而無舍豈不曰天理流行守之則永受眷命我民視聽順之則相安國野惟者惟其無過差焉定則定之以中正也異端苟道一皆召亂致亡誠意正心始可居尊治卑噫

道理之原必性與命治平之具惟詩及書制度漢家自有武帝之私也法令以吏為師始皇之妄與鞅阡陌斯郡縣是豈天人之望蒼章程通禮樂亦皆智力之餘非帝典周官敬以守此恐堯雍舜治寥哉邈如匪常經決未定也必一變乃能至與虞夏收安有曼胡之服周冕殷輅豈容九纛之車吾嘗謂左氏多格言莫謂浮夸古學猶在人實當考訂國之大十二往往獻文則之言不一洋洋視聽然則觀公孫枝惟則定國之語當知劉

成子有則定命之言天者定則人自定矣

王者之道如龍首賦

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為韻

唐黃滔

王者以御彼萬國居於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如首以
猶龍視聽無偏四海自看其波濤聰明罔失兆民咸覩
其雲從豈非祖述聖明披陳道德以王者為天下之大
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可以燭暗通幽非審細微不可
以開基建極於是設喻斯異微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
義取產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

別矣爰將首冠於橐區然後則嶽嶽高居顒顒克定翼
左右而何慙角聳鏡遠近而宛同神瑩雖云黠續洪纖
之狀咸觀縱使垂旒巨細之音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
為昭聖之君遽配騰驤於水物蓋彰超邁於人羣濬思
波而固類興雨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侔其矯舉之形無
幽不鑒婉彼孤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迴拔可觀感通
自有散皇明而珠耀於領揚德澤而浪生於口寧同荀
爽只擅美於弟兄更異華歆但垂名於朋友所謂表有

截播無私乃藹然而同德非蠢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
顏方能比也念彼伯陽之道未可方之令我后變見乘
時飛翔叶理四方盡入於傾聽陸海無遺於俯視夫如
是則龍之首兮未可論功而較美

人主之尊如堂賦

以堂陰隆峻人主尊矣為韻

宋

歐陽脩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喻於如堂望
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為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
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啟謂立制於君上喻相承於堂

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宇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內附類棖棟之相依列辟下陳由陛庶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

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厯階之可及世惟與
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庵九有者
必尊其主蓋魚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
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
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
於羣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
明照下之言大哉陞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
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

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以賢為寶賦

以品名霸道邦家之託為韻

唐

謝觀

楚國之君賢人為寶彼則貴於無脛此為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厲鋒鏑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謂不韞匱以沽名庶謹在心命爵而茂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

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真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
有靈蛇以鑒姦察邪之煥爛比昭乘映廡之光華足可
克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遽矜易連城而助
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
國得孫生而霸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
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籛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
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况各藏器俟時見
機而作直若弦矢穎如鋒鋟誠席珍之可任以柱石之

有託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內外胥樂既
三復之可驗矣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
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
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瑾瑜瑕匿賦

以物無終美捨短從長為韻

唐歐陽詹

玉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玼瑕之則無非
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况服
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總之百寶物雄又其

尤者只如奚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青而為傷是故異比荆山奇同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苟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矧乃珪或致磨璧當可指終酬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勗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上覩其材而辨其器履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勲與悠悠既異收稀代之寶將瑣瑣寧同若璞自充散財徒鬱苟無分寸之痕翳

罔有尋尺之盤屈瑩之光華絞乖音律攻之有曠乎日
力斲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疣豈不道疏而理
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罔容考瑾
瑜之含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黃已疲奚復騁乎
千里輪囷則病焉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希瑾之
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斲雕為樸賦

以除去文飾歸
復淳樸為韻

宋

歐陽修

德以儉而為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

樸之餘篆刻永銷見背偽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
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
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偽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
必反其所素以為貴將抱樸而自思煥乎有文俾運斤
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
真而茂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櫛
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鑿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
工巧盡捐淳澁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

磨獄鎮歸璞玉以全真壘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
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
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瓏而錯諸盡滅雕蟲之巧
質為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
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
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
然後成器命工列乎雕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樸以還
淳曷若剝剝之工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

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為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
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
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藏珠於淵賦

以君子非貴難
得之物為韻

宋

歐陽脩

稽治古之敦化仰大聖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
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婉還浦於
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
復芟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

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可寶而奚為舍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室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樸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樸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樸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

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
令物遂乎生老蚌茂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
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
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
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秦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
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
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為致爾漢皋之濱各全其本雖有
淮墳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

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中堂遠千里賦

以心曲聲光此時勿阻為韻

唐

謝觀

峻宇沉沉朱門阻深豈為遙遠有蔽徽音跬步之中易
在一言之地踰時之達難於千里之心莫不佇立盤桓
瞻風躑躅或恃穹崇以懈傲或麗欺誣之阮東遂使阼
階之上迢遞於天子之田蕭牆之間繇邈於黃河之曲
且夫百里之遠一日致之中堂之近經旬履之而所以
借淹留之喻等邂逅之期豈君子同風之地在小人革

面之時瞻廊廡之不遙便承燕宋念庭除之匪邈差若
毫釐是絕音塵有睽言語非入室之士過作脫巾之阻
布武之中疲赤驥於崇朝及肩之牆困鴻鵠之一舉唾
井之路寥夙及門之子迴翔希日日以見德尚朝朝以
觀光每望恩波如桂水之流淼淼時瞻德宇若金城之
路茫茫似蔽黃雲纔同明月高深起於顧盼山岳生於
倏忽於是以南軒北宇之嶽岑作河東河西之間越如
此禮讓無成薰蕕不明東閣苔滿西園草平倒屣之餘

風頓削握髮之清規不行自杜其匡諫之路詎聞乎哀
樂之聲是使咫尺蕭條人遐室邇空施板闥之橫壯但
見樓臺之邈迤則可以自勵於已寧求於彼君子勿嗟
行路難古來如此

學問至芻蕘賦

以學問而至芻蕘之善為韻

宋陳襄

上聖以文明闡化撫讓臨朝每精窮於學問爰下至於
芻蕘心專探討之勤率親草莽志切諮詢之道靡間薪
樵斯蓋務小善以畢納庶大猷而孔昭者也嘉往哲之

徽言述先王之至治必有學以務其訓誘必有問以通
夫擬議欲求善以無數乃詢莧而聿至且夫聖人有狂
言之擇實務多聞而樵夫知王道之談宜宜遐棄其不
功專時集事切疑思罔問丘樊之賤率求訓教之辭是
必擇其善者俯而就之當請益請業之初蒿萊盡及暨
咨事咨才之際草莽無遺誠以統御縣區興隆景運君
雖尊有教則不可非學民雖小有善則誠宜下問故乃
罄數澤以旁求奉謀猷而不吝祇承訪誨當刈楚之良

材廣務諮謀受析薪之丕訓則知學不好也無以臻乎
善道問非博也無以納乎嘉謨故我每樂聞於典教遂
俯及於新芻將務四聰之達何慙一得之愚博習親師
奚間采樵之士疇咨熙載必親往囿之徒夫如是則閱
習罕勤諮諏益顯雖莠言之勿用諒蕪音而必選不窮
不倦率求林藪之譚曰都曰俞並及草萊之善何若非
求博諭靡及周咨雖愚言之或善在上德而罔知又安
能恢教本以昭若導化源之遠而是以高宗求巖野之

賢命而納誨西伯舉屠釣之老立以為師此所謂詢事
考言篤信好學伊片善以咸取欲大謀之先覺故詩曰
先民有言而詢於芻蕘播英規而孔邈

天下為一家賦

宋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
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限為垣牆
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
逮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

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賢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愧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

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既衰斯道斯屈
析為十二并為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
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
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
閔牆闔狼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
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
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
托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荀簡不

肖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終無所用之子雖車良馬委不善馭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閻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強日橫而畧無鞭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首善自京師賦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
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繇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
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以近制衆於寡不用文
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
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
也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智量於中土奄聲明於普天
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為庠序之先是

何拳拳諸生疊疊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
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之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
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
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
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為
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
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宮哀落禮義之官
廢弛嚮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

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
胄子之秘宇據神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
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
達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
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
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御定歷代賦彙卷四十一